

◎美在生活

# 慢慢走，欣赏啊

□ 李 勇



簪花仕女图

审美活动从字面上讲就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在日常生活中，花无疑是美的直观形态，也是美好事物的一个代表。植物开花之时是其生命美好状态的直接呈现，所以赏花也是对美的欣赏。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在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吟咏中，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命绽放的赞美。以至于发展出赏花美学，其主要内容是：欣赏花姿色气味的感官品鉴，欣赏花的寓意内涵的意趣赏玩以及欣赏花的生命意义的审美观照。

## 赏花美学

姿色生香

中国人对花的欣赏首先是对花的物质形态的欣赏。这是直观意义上的欣赏，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花香令人陶醉，花色赏心悦目，花的形状婀娜多姿。所有这些植物特性作为审美对象激起了人的审美情感，并不需要多少修养与造诣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欣赏：清香的水仙，谁嗅到都会感到神清气爽；皎洁的玉兰花，当春怒放，谁见了都会心动。

中国人对花卉的欣赏当然不止停留在这个层次。赏花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当花变成审美对象后，人们就开始对花进行加工改造，让花按照人的理想和趣味发生改变。这种加工改造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于是，插花艺术便成为赏花活动的一种典型方式。袁中郎《瓶史》中说：“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沈复《浮生六记》也说：“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

## 赏花美学

◎家风家训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 顾世宝



太阳汗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其领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在如此辽阔的疆域里，不仅大江南北的汉族人士结束了百年分离，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交流，

不仅花朵的搭配要有画意，花朵与枝叶也有高低、正奇、疏密的配合，花与瓶之间也要协调。如青铜瓶厚重古雅，可以配牡丹、玉兰等大朵的花，或枝干较粗的铁骨红梅，方显得骨力雄健，古意盎然。

插花点缀案头，花卉便走进了人的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赏花由原生态的自然状态走向了精细化的艺术状态。赏花活动也更讲究花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以及时令节奏的合拍。袁中郎就说：“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当花卉与周遭环境和时令节气完美相合，营造出的是一种审美意境，花卉的审美特性得以彰显，现实生活也陡然生出盎然的诗意。由此，美就落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

以花为喻

中国古人对花卉的欣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植物特性的赏玩，哪怕是对花卉进行直观呈现的花鸟画中，花卉也都有喻意。文人们对花卉的欣赏多半是由于这些花卉被赋予了特殊意涵。清代文学家张潮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可见中国人对花卉的欣赏，不仅在于花卉本身的植物性，更关乎其内涵。这种对内涵的品味把花卉从日常生活的装饰点缀之物引入到精神领域，花卉由此而变成精神品格的象征。

当花卉获得丰富的寓意，赏花活动也从感官愉悦进入到悦心悦意的心灵层面。人们所赏之花便不再是花，而是一种人格，一种人生理想。除了人们熟知的“岁寒三友”之类的符号标签之外，花的人格化表达还有一种话语，已经具有意义衍生的功能，在人格化的话语中自然延伸，妙趣横生。《浮生六记》中芸娘曾拿佛手和茉莉对比，说“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家风家训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 顾世宝

而且大量出身于漠北、西域的人士迁入中原，为中华民族注入新鲜血液。长城之外的移民虽多因征伐、经商而来，定居下来却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成为中华文明的皈依者。答禄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答禄”是蒙古语“掌印”“镇守”的意思，这个家族既然以答禄为姓，自然出身不凡。其祖先就是乃蛮末代君主太阳汗。乃蛮部是世居蒙古高原西部的强大部族，太阳汗在与成吉思汗争夺蒙古高原控制权的战争中兵溃身死，其子屈出律在国亡后，率领部分族人逃到西辽，后伺机篡夺西辽君主菊儿汗的政权，并一度成为西域霸主，直到被成吉思汗派遣哲别率军攻灭。屈出律之子敞温在战乱中与父亲失散，转而投奔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人，不久死去，留下妻子康里氏和年幼的儿子抄思。康里氏在国破家亡之际，做了一个艰难但理智的选择，投奔乃蛮部的仇人成吉思汗。母子二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为成吉思汗后宫的仆役，从此受到黄金家族的庇

佑笑。”这种借花香喻人的方式正是将花人格化的表达。借题发挥的议论是赏花的新乐趣。花只不过是引发议论的由头，妙在赏花人的机智与人生态度的洒脱。

正因为将花人格化，所以赏花之人也应与花相配，审美主客体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审美关系。袁中郎对此特别讲究，以浴花为例：“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客，浴牡丹苟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蜡梅宜清瘦僧。”他认为，每一种花都由相应的人来打理才算适宜，否则就大煞风景。这种花与人的对应关系，也是由花的人格化衍生出来的一种赏花妙趣。花事即人事，赏花即赏人。

与花为伴

以花喻人，将花卉人格化的结果是花已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人生伴侣。花卉完全融入人的生活，不仅是生活的点缀与装饰，而且是人生艺术化的实现途径。与花为伴的生活，是审美的生活。袁中郎曾说：“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蹶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鳞，汗垢为泥，皆所不知。”这种抛下现实生活中的俗务，不畏艰难险阻而为一睹异花芳容的行为，在世俗的眼中当然是痴是癫，但是这种痴与癫正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花在这些痴人的生命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伴侣，已融入他们的生命。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周濂溪爱莲，都是把花当成了生命的伴侣，花与人已难分彼此。

把花卉与生命情怀联系起来，赋予花卉超越性的美学意蕴并不是把花抽象化，而是把花从自然状态引渡到审美的诗意状态。花仍然是生活之中实实在在的植物，只不过它融入到人的诗意生活之中，因而变得意蕴丰厚了。

李渔就是这样把花带入自己诗意的生命状态之中。他说：“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蜡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这不是一般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家风家训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 顾世宝

护。抄思长大后英勇善战，跟从拖雷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官至万户，为答禄氏在元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抄思之子名叫别的因，自幼跟随祖母康里氏在汗廷服役。抄思44岁在大名（今属河北）英年早逝，其妻张氏前往漠北接回年纪尚轻的别的因，在中原汉地加以训导。《元史》记载，张氏曾对儿子讲过做人的道理：“人有三成人：知畏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否则禽兽而已。”别的因将母亲的教诲牢记心头，承袭父亲的军职后，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名将，不仅立下很多战功，而且所到之处都有惠政。

别的因虽武勇过人，却不因身为将种，就放松对子孙的文化教育。其子答禄文圭（字章瑞）曾到江南为官，与当地文士有交往，元初文人方回有诗《题答禄章瑞净香亭》。其孙守恭、守礼分别于泰定四年（1327）和至顺元年（1330）考中进士，答禄家族至此堪称书香门第。其曾孙答禄与权（字道夫）

意义上的爱花如命的“花痴”的矫情，而是以花为命的美学家对生活美学的形象化表述，也是人生艺术化的宣言。李渔已经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艺术化，他的美学理念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他的生活美学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生活在风雅之中。少了一季之花就少了一季之命，不是故作风雅的惊人之语，而是李渔的生活态度。有一年（丙午）春天，李渔已到了“度岁无资，衣囊质尽”“索一钱不得”的窘境，但他仍然不顾家人的劝阻，质簪珥而购水仙。理由很简单，宁短一岁之命，勿减一岁之花！在李渔的人生中，没有花做伴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是生活美学的极端例子，却能展现生活美学的意趣与底蕴。

其实，赏花本身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赏花只是生活美学的一种实现途径。但以赏花的态度面对生活，却又是一个严肃的美学问题。美学家朱光潜呼吁“慢慢走，欣赏啊！”也是提醒我们以赏花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人生。以花为伴，把人生审美化，我们的生活就会多一份愉悦，多一份风雅，多一份洒脱。这是生活美学的目标，也是生活美学的旨趣。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家风家训

# 答禄家族的“成人”家训

□ 顾世宝

于至正二年（1342）登进士第，曾任翰林院经历，是元朝末年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家。元末文人贡师泰的《春日玄沙寺小集序》，记录了答禄与权参与多民族文士诗酒唱和活动的场景：“道夫设险语，操越音，问禅于藏石师，师拱默，卒无所答；清溪虽庄重自持，闻道夫言，辄大笑。”从中不难想象答禄与权的多才多艺与风流倜傥。答禄与权“博闻强记，善谐谑”，入明之后曾任监察御史，他积极建言献策，比如他曾请求祭祀三皇，受到明太祖嘉纳。

“知畏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这就是答禄家族著名的“成人”家训。不难发现，女性成员在答禄家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色目人康里氏、汉人张氏，都不是乃蛮人，却都在答禄家族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教导子孙成为有用之材。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答禄家族的后人也纷纷“舍弓马而事诗书”，汇入中华文化的历史洪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200多年前，乾隆六下江南，在杭州、海盐等地留下众多史迹和传说，为后人津津乐道。230多年后，在西湖波光潋滟的八月，“乾隆”再下江南，来到杭州。

日前，“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启幕，来自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以及中国其他博物馆、图书馆的200余件珍贵展品，有极具盛世之风的国宝级文物，也有乾隆贴身御用之物，龙袍、玺印、盔甲、文房及御笔亲题的书画诗稿，在西子湖畔讲述一代帝王的文才武略与江南情缘。

与此前国内外举办的乾隆皇帝相关展览不同的是，这次展览以浙江为一个主题专门选择文物藏品，设计了展览单元。从此次展出的诗文书画和器物中，便能够读出他对浙江的赞美与期许。

乾隆有多爱江南？六下江南，他不仅为浙江留下了至今依然矗立的巍巍海塘，也深深沉醉在西湖的旖旎山水间，并在返回北京后，在皇家御苑中精心仿制了杭城风景——在圆明园仿建西湖十景，在颐和园仿建苏堤。本次展出董邦达的《西湖八景诗图》卷，描绘的正是乾隆在玉泉山复刻的西子湖山。

# 西湖无不佳

□ 刘 慧



明黄缎绣云龙纹朝袍 故宫博物院藏

即使身在别处，乾隆还经常想起江南。73岁时，他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想到西湖，于是提笔画了《西湖图》卷。此卷长约1米，画的是湖心亭，笔墨虽稍显稚拙，但足见其对西湖的钟爱。乾隆在画上题字“西湖无不佳，而此称湖心”，还盖上18个印章。

如果认为乾隆下江南只是游玩，那就大错特错了。乾隆南巡的首要任务是考察河工与海塘，督促修筑钱塘江海塘。在位期间，乾隆先后耗资白银100余万两修筑钱塘江海塘，第一次南巡到杭州，便登上六和塔观看钱塘大潮；第三次南巡，还赴海塘监督工程。在乾隆御笔《阅海塘记》卷中，他细细总结了从神禹至当时的治水理念及经验教训，并在实地考察杭州沿海塘坝的基础上，阐明柴塘与石塘对于治理海患的不同作用与利弊得失。乾隆的励精图治尽显其中。

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可见，他一直把南巡作为生平最重要功业之一。浙江是南巡的最南端。展览中有两幅图描绘了当年西湖行宫的景象，一幅是杭州西湖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西湖行宫图》，另一幅是来自常州博物馆的张宗苍绘《西湖行宫八景图》。立于旧址上欣赏昔日之景，可以遥想乾隆当年的宏图与伟业。

# 女媧之簪

□ 喻 珮

## 女媧之簪

◎喻珮

被誉为人类音乐“活化石”的口弦琴，极少出现在科普范畴，公众鲜有机会近距离赏析其独特的造型和悠远的音色。“世界口弦文化艺术展”日前在湖北省博物馆亮相，展出和梳理了全球200余套口弦琴及其文化脉络。这也是我国首次大规模、系统化陈列口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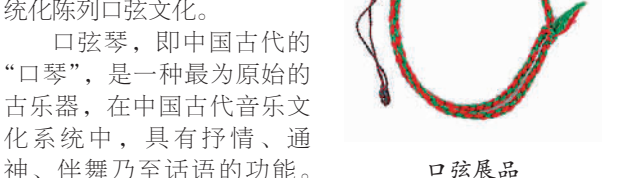
口弦琴，即中国古代的“口琴”，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古乐器，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系统中，具有抒情、通神、伴舞乃至话语的功能。《魏书·乐志》云：“女媧之簪，随感而作，其用稍广”，印证了口弦琴起源之久远。

本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民族博物馆联合打造，运用现场演奏和声光电手段，让这一展览变得视听兼备。中国民族博物馆目前收藏了来自近百个国家的1058套、1500余件口弦琴，藏品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位。

本次展出的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套口弦琴。展览现场，征集于陕西长安未央宫遗址的一件口弦琴，形制约半个手掌心大小，琴体、琴弦间无焊接痕迹，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一件金属打造一体簧结构金属口簧。

湖北省博物馆音乐考古研究学者张翔说，口弦琴在我国发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口弦琴的材质经历了从竹片、骨头，到金属的演变，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因竹片历史久远而难以保存，迄今暂无竹子口弦的考古发现。

“小乐器，蕴藏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范子烨说，作为一种世界性“乐器”，口弦琴映射出各民族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面镜子。



口弦展品